

雪裏鑽

艾青著

新羣詩叢之五



鑽 裏 雪

作 青 艾

社 版 出 羣 新

新羣詩叢之五

雪裏鑽

艾青著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1944・11月初版（渝）
1945・12月再版（申）
1947・9月三版（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

二月大雪後的黃昏

城裏的別動隊來了電話：

「今天晚上十一點鐘

敵人有一列軍火車

自北平開到保定。」

弟兄們檢查着槍支，

扳動着槍機，

把子彈塞滿了槍膛，

把子彈帶細在腰上，

夾帶着親熱的戲謔，

重新紮緊了綁腿。

團長來邀我參加夜襲，
他拉我到騎兵班去，
在那成排的馬羣裏，
他指給我一匹黑馬。

我像年輕人看見漂亮的女人似的，
心裏激盪着歡喜。

這黑馬駿秀而機敏，
烏黑發亮的身體，

像裹住了黑緞似的光滑；
兩隻耳朵直豎着，

像兩個新削的黑漆的竹筒；
四條腿直立着，
穩定像四根鋼柱；
腳蹄潔白，乾淨，
好像上面沾滿了白雪。

牠肅靜地站在夜色裏，
全身的黑毛映着雪光，
好像隨時都在警戒着；
假如不是牠的耳朵在翻動
和牠的眼睛在閃爍，
你會以為牠是個
爲紀念英雄而鑄造的馬像。

團長用手撫着牠的下巴，
在石槽上劃亮了火柴，
抽了幾口旱煙，
他取下了煙斗
告訴我說：

「這是察哈爾種，
在密爾斯草原
渡過了四個春天，
一個轉在氣外的
年輕的南方人
把牠帶到太行山來……」

團長是歡喜沉默的，
今天他却說話了：

「這黑馬雖然暴躁，
却很耐勞，

能跳過二丈寬的深溝，
曾經有三個騎者被他摔死，
但每當他的主人危難時，
他一定固守在一起。

因為牠的四個白蹄，
人們叫牠「雪裏鑽」。
和牠作戰在一起，
沒有一次不勝利。

現在，我們要出發了，
我把牠送給你。」

二

我跨上了馬鞍，
在隊伍裏向東方前進。
馬羣在疾進中揚起的雪屑
飛粘在人們的身上，臉上，
無邊的雪在原野上反光。

我們經過了許多村莊——
北方的低矮而又寬敞的房屋

和許多稀疏的樹林；
一切都靜靜地被雪掩蓋着，
只從遠處聽見了狗的叫聲。

穿過廣大的雪原，

臨近了淪陷區的時候，

聽見保定西關的日本守兵

朝向我們放射的槍聲

——敵人已從馬羣的蹄踏
發現了我們的行蹤。

不知是雪原使他興奮呢，
還是牠要和寒冷抵抗呢，

我的馬，在祖國的平原上
廣闊的被凌辱的土地上
奔跳着，急馳着，
像一陣旋風
捲過山谷似的勇猛。

三

我們到了大馬房，
把馬拴在大樹下，
我們的隊伍
向平漢路出發。

十一點鐘到了，

「轟！」的一聲火光冲天。

接着是砲彈爆炸的聲響。

那毒蛇似的軍火車

觸到我們的地雷了！

敵人連骨頭都炸碎了。

車輛的殘片星散在雪地上。

雄鷄第一次鳴叫了，

我們帶着勝利的歌聲

回到了大馬房。

我們歌唱着，笑着，大聲的叫着，

大家忙着準備早餐，

到處都燃起了篝火，

到處都響起了歌聲。

四

黎明來到了樹林和村莊，
敵人的坦克車，輕機關槍車，
機關槍騎兵隊，

行進在昏暗中的四架飛機，
從被佔區出發

沿鐵路線向我們追索

——殘酷的敵人

想把我們殲滅

在鐵路西面的平原上。

我正在電台裏打土牆，
大馬房被包圍了！
人們在驚慌中奔跑着。
我匆忙地離開了電台，
冒着那些散亂的槍聲
去找我們的團長，
但他已走了。

村外是不停的槍聲，
汽車的馬達聲，
坦克車的輪子滾轉聲……

我跑到騎兵班，

那個察哈爾騎兵

最後的跨上了他的馬背。

我瞥見我的馬

站在村裏的大樹下，

直豎着兩隻耳朵，

眼睛發出奇異的光輝，

尾巴焦燥地擺動着。

一切都在告訴我：

戰爭到了！

我知道我的生命

已和牠的生命聯結在一起。

我跨上了馬背，
把韁繩一拉，
我的馬像得了解放似的
興奮地踢開了雪塊
向村外衝去……

一到村外，牠立刻發現
我們的騎兵隊
正疾馳在微明的平原的上面。

我把我的身體
倒伏在馬背上，
兩手扯住牠的鬃毛

——我的後面

喧吵着暴雨似的槍彈。

「雪裏鑽」在敵人的追趕裏，
牠的四個蹄子

瘋狂地疾馳着，

牠的身體騰空似的

帶着我迅速地移動，

快得像一個向前拋擲的物體。

天色已完全發白，

天邊露出清楚的地平線，

我終於趕上了騎兵隊。